



黄 裳 黄宗江

南国梦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77

南国梦

黄 裳 黄宗江 著

陈子善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国梦 / 黄裳, 黄宗江著; 陈子善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5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1326-2

I. ①南… II. ①黄… ②黄… ③陈…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现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2472号

书 名: 南国梦
作 者: 黄 裳 黄宗江
编 者: 陈子善

责任编辑: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3.625
字 数: 48千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326-2
定 价: 1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陈子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出人意外的作品，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一旦被发掘，会给读者带来莫大的惊喜。这部署名“黄容”实为黄宗江先生与黄裳先生合作的话剧剧本《南国梦》的“出土”，就是又一个有力的例证。

事情还得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说起。那天中午，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兄宴请黄裳先生家人，我应邀作陪。席间安迪兄说起黄裳早年写过一个历史剧《南国梦》，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的“自传”材料中曾经提到，好像《杂志》发表过。这席话自然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想起黄裳二〇〇四年所

作、二〇〇六年出书发表的《我的集外文》一文中，在回忆《古今》时期发表的文字时，也说到了《南国梦》，但说法略有不同：

当时曾与宗江合作，写了一本《南国梦》，是量体裁衣专为演员而作的话剧本。准备工作做了不少，读了大量野史，特别重视有关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故事。剧本写成放在和平村楼上的妆台上，未及演出，终于失落了。但素材仍在，就用此写下了《龙堆杂拾》和《再拾》，着重写了历代王朝的亡国惨痛，说是借古讽今，也没什么不可以。^[1]

然而，黄宗江生前数次撰文回忆与黄裳的交往，却均未说到与黄裳合作创作《南国梦》，^[2]想必相隔时间较久，忘却了。既然黄裳已至少两次提到《南国梦》，那么，这部《南国梦》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以后又“失落”了？要回答这些疑问，其实并不难。查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果然有一部《南国梦》。这部黄裳与黄宗江合作的唯一的话剧剧本虽然“未及演出”，毕竟没有“失落”，在埋没近七十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了。

《南国梦》连载于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七月《杂志》第十三卷第三期至第六期，共四期才连载完。当时文学月刊《杂志》由“杂志社”发行，“编辑者 吴诚之”，实际由中共情报人员袁殊秘密掌控。^[3]

连载的《南国梦》署名“黄容”，如何理解呢？“黄”者，黄宗江之“黄”；“容”者，容鼎昌（黄裳本名容鼎昌）之“容”，“黄容”就是黄宗江与容鼎昌的缩写。《南国梦》既为两人合作的作品，取这样的笔名，自在情理之中。但署这个笔名，到底是黄裳还是黄宗江的主意？已不可考。也就是因为这个十分陌生的笔名，《南国梦》迟迟未被发现。

《杂志》以发表小说、散文和译文为主，极少发表话剧剧本。遍查一九四二年八月复刊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停刊的《杂志》，发表的剧本仅《玻璃灯》（予且作）和《南国梦》两部。《南国梦》开始连载时，《杂志》的《编辑后记》中说：

黄容先生的《南国梦》于本期起开始刊载。时常有读者写信来，要求刊载剧本，本刊一向抱定宁缺毋滥的宗旨，所以取稿较为郑重，《南国梦》的

刊载也许可以满足这一部分读者的希望。〔4〕

话虽然说得含蓄，但《杂志》编者欣赏《南国梦》，郑重发表的用心，却是不容置疑的。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南国梦》怎么会在《杂志》发表的？黄裳与黄宗江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和好友，珍珠港事变后都在上海。按照黄裳的回忆，当时“和南开旧友黄宗江等混在一起，经常出入于宗江兄妹所居和平村一号的一角小楼和兰心剧院的绿屋（Green Room）之间，熟人有李德伦、于力（石增祚）亦即‘葦斋’等，过着龚定庵所说‘醉梦时多、醒时少’的日子”。〔5〕这段时间里，黄裳为了筹措奔赴重庆的旅费，曾向《古今》半月刊卖稿，这已为学界所熟知，与黄宗江合作的《南国梦》也应诞生在这一时期。

仍然按照黄裳的回忆，“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离沪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三年初到达重庆”。〔6〕而两人合作完稿的《南国梦》剧本却“放在和平村楼上的妆台上”，未能带往重庆。直到一年半之后，方才在《杂志》

揭载。在此期间，是谁把剧本送交《杂志》编辑部的？唯一可能的人选便是与黄宗江同住“和平村一号”的其妹黄宗英。只有黄宗英才有可能从“妆台上”读到剧本，也只有黄宗英才会把剧本送交《杂志》，因为当时黄宗英自己就是《杂志》的作者，她已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了散文《到水边去的足迹》、《寄大哥》等作品。^[7]更何况，黄裳所说《南国梦》系“量体裁衣专为演员而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他致黄宗江信中所说的“小妹”黄宗英而作吧？“演员”当指黄宗英，《南国梦》如能上演，已在演艺上崭露头角的黄宗英该是剧中小周后的不二人选。

五幕十景话剧《南国梦》是历史剧，再现了五代十国历史时期，地处江淮一隅的南唐的亡国之痛。主人公南唐国主李煜是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大词人，他的许多词作绮丽神秀，“不失其赤子之心”，自成其高奇境界，至今仍脍炙人口。《南国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李后主与大周后和小周后的爱情，另一条是南唐兵败，后主降

宋幽囚。两条线交叉推进，刻画后主从日日莺歌燕舞的风流帝到朝夕以泪洗面的“违命侯”，直至最后悲惨地被宋太宗毒死。沉痛的家国之思贯穿始终，文笔之清丽低婉也有几许后主遗风，全剧哀伤凄凉，催人泪下。时值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南国梦》状写后主国亡身辱的不幸，借古讽今之意，自然也是明显的。

至于黄裳提到的《龙堆杂拾》和《龙堆再拾》两文，尤其是后者，是从大量野史笔记爬梳关于李后主与大周后、小周后等的记载，先后以鲁昔达笔名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月《古今》第三期和第七期。^[8]从时间先后看，两文应视为创作《南国梦》的史料准备，而不是《南国梦》剧本“失落”之后才写的。若与《南国梦》对照阅读，揣摩作者是如何搜集和处理历史剧素材的，当更增兴味。

二黄创作《南国梦》时才二十四五岁，都已是才华横溢，文采斐然。黄宗江后来从表演到创作，一直活跃在话剧界，成为戏剧大家，而黄裳初试锋芒后却不再涉足话剧创作，尽管他后来也写过许多

精彩的京剧剧评。因此，两位文友年轻时这次成功的合作极为难得。而今《南国梦》重现人间，深感遗憾的是，无论黄裳先生还是黄宗江先生，都未能亲见《南国梦》“失而复得”，否则，他们一定能回忆提供关于《南国梦》更多的有趣的细节。

在黄宗江先生逝世三周年，黄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重印他们合作的话剧《南国梦》剧本，窃以为，应该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纪念。

注释：

[1] 黄裳：《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来燕榭集外文钞》，北京：作家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初版，五〇九页。

[2] 参见黄宗江：《黄裳残笺简注》，《来燕榭书札》，郑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初版；《黄裳的“基因”》，《爱黄裳》，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月版。

[3] 参见陈子善：《袁殊与上海沦陷区文学》，《梅川书舍札记》，长沙：岳麓书社，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初版。

[4]《编辑后记》，《杂志》，一九四四年六月第十三卷第三期。

[5]黄裳：《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后记》，《来燕榭集外文钞》，五〇七页。

[6] 同上。

[7] 黄宗英：《到水边去的足迹》，《杂志》，一九四四年一月第十二卷第四期；《寄大哥》，《杂志》，一九四四年四月第十三卷第一期。

[8] 黄裳的《龙堆杂拾》和《龙堆再拾》两文收入《来燕榭集外文钞》。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幕 (14)

第一景 瑶光殿 (14)

第二景 光政殿 (23)

第三景 永慕宫 (32)

第四景 光政殿 (39)

第二幕 (41)

第一景 光政殿 (41)

第二景 (53)

第三景 (61)

第三幕 (63)

地点 明德楼 (63)

第四幕 (80)

楔子

时间：乾德元年癸亥（公元九六三年）。

开幕时，舞台面上是一个七夕的夜景。瑶光殿的前殿，夜凉如水，一个整个的殿前的平台是空空的。然而辉煌的宫殿建筑，一片高华，会引起了人神仙世界非复人间的感觉。天际一碧如洗，银河像一根银丝的带子系在碧空里。沉寂，悄无人声。

一会儿，从黯黑的殿后转出来一对对的红纱宫灯，灯后面隐约地现出了一个个宫娥，她们穿了轻倩得很的衣裳，飘飘地，一阵风来，衣袂飘起来（用舞蹈的身段表现）。隐约的乐声渐渐地传

来，这是一种细乐，从高处听来，抑扬的程度极不规律，一阵轻一阵重，好像也是随秋风的飘忽而来去似的。

这是后主的生朝。瑶光殿晚宴将阑，华灯明灭，他们要出来到平台上鉴赏天河中的牛女双星。

后主与大周后携手缓步而出。后主年二十七岁，身材颀长，积年的欢乐悲哀，在他的精神上，躯体上，面貌上留下了一种痕迹。哀乐中年，使他的身体微微地感到了衰老。虽然还不曾“杖而后起”，可是也不禁时时有摇摇之状，但也就更显出了“神采飘逸，秀色夺人”的神儿。适才的晚宴——也即是他的寿宴，他在“感念华年”的感情下，微微地被了酒，微醉后的酡颜，是淡红的。可是也格外显出苍白来。他踏着缓慢的步子，头微微向天，向银河望着，似有遐思。在他的心中，正酝酿着对大周后的爱情的厌倦。他极力想克服这一个倾向，可是，不成功。所以他有着轻微的哀愁。他不知道怎么一来就会使自己对身边的大周后重新发生像初恋时的爱来。在心底里，他还